

“日出嵩山坳，晨钟惊飞鸟。林间小溪水潺潺，坡上青青草。”当年电影《少林寺》的插曲至今仍回荡在我们耳边。其实，这样的美景意境在我们湘湖也有，等着我们去开发……

期待南屏晚钟对江的越城晚钟“惊飞鸟”

湘湖“越城晚钟”历史上曾与西湖“南屏晚钟”齐名。“越城晚钟”是古湘湖八景之一，它是越王城山上“敕赐城山禅寺”内的一处著名景点，与西湖十景之一的“敕建净慈寺”内的“南屏晚钟”，曾隔江传递，遥相呼应。江南江北这两大名山古刹的“钟声”，曾经唱过“西湘记”。



昔日的越城晚钟变身为固陵闻钟，我们期待她早日响起

■文/图 王立峰

北宋以来，“敕建净慈寺”香火屡屡屡兴，至今旺盛；而“敕赐城山禅寺”自从太平天国时的一把大火烧了以后，从此一蹶不振，“西湘记”俨然成了绝唱。

“敕赐城山禅寺”在湘湖越王城山，一度成为越中名刹，鼎盛时期殿宇林立，僧侣云集。“民国”初，周易藻《萧山湘湖志》记载：“城山寺，在城山岭，一名越王城寺，今废；清乾隆间，寺极兴盛。道光初汤元裕修，咸丰辛酉寺毁，今仅存破屋数间。”

据考古发现在“敕赐城山禅寺”的遗址下面，就有宋代的地层与墙基，说明宋代时就在这里有寺院。在太平军没有一把火烧了城山禅寺之前，这里香火十分旺盛。僧人香客云集，仅庙宇、寮房就有近百间，难怪这固若金汤之地，会有人在山门的石壁上刻“金城玉宇”摩崖石刻，难怪在原先的禅寺遗址上会发现各类碑刻。

遗址内发现的龙纹碑额上阳刻“敕赐城山禅寺”字样，残碑起首有“周朝胜迹，越代名山”字句，十分珍贵。据史料记载与民间传说，城山禅寺在乾嘉间规模宏大，常住僧侣数百，遗址东北的大片塔林遗存足以印证昔日辉煌，“敕赐”也应是康乾之际。

越城晚钟化身固陵闻钟

越王城山在2500年前是越王勾践屯兵之所，号称“固陵城”。这是当时越国的将士们用血肉夯成的城墙，原来在空中一直回荡着将士们的刺杀声、号角声，但没有经过多少年，就被祥和的“越城晚钟”、钟磬木鱼声及佛号声所代替。正如湘湖孙氏映雪堂湘湖八景诗之一《越城晚钟》：闻说当年勾践都，越城高耸浴吴图，僧归山刹日之夕，忽听钟声响满湖。如今古刹禅机又无声无息地淹没在茫茫的人海中。

据《萧山湘湖志》记载：“勾践祠，在城山寺右偏，今废。”如今，在城山寺遗址中已新建勾践祠，并恢复了“越城晚钟”的历史景点，2013年重建后称“固陵闻钟”。

虽然这“越城晚钟”之景，已应景恢复，但这钟楼还是一个摆设，自从建成后，这钟声未曾敲响在湘湖的山间，更没有与“南屏晚钟”交相呼应，原因是这历史上的“敕赐城山禅寺”至今没有恢复。

大拙禅师和他的湘湖诗

康熙南巡时，城山禅寺住持大拙超理禅师曾往西兴接驾，大拙禅师为湘湖留下了精美的诗集《梧桐阁集》。该诗集原稿现藏国家图书馆，翻阅《梧桐阁集》，阵阵高雅、活泼的禅意沁人心脾。这位大拙禅师交友广泛，足迹广布江浙，远近名山古刹如西湖灵隐寺、净慈寺，宁波天童寺、雪窦寺，舟山普陀山都有交集。活泼的大师用诗句

记录下了城山十二景、西湖十二景、萧邑八景，也记录下了湘湖的春夏秋冬和湘湖人渔樵耕读的场景。清代文史大家毛奇龄为其写下了《城山大拙禅师语录序》，城山禅寺的文化底蕴对湘湖地区勤劳务实、乐观淳朴的风土人情产生了莫大的影响。

修复敕赐城山古道

城山古道在越王城山的马门处，从山下直达主峰。《萧山湘湖志》有“明代建石蹬五百级，自山下直达寺门”的记述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由于生产资料匮乏，大生产催生了就地取材高潮，城山古道石阶断断续续被移到了山下作为各种建筑材料，改革开放后，萧山政府进行了修复，城山古道逐渐恢复了从前的模样。

城山古道一旁有从高处流下的山泉。有台阶的地方并不陡峭，爬山走路不吃力，道旁也有泥路小支，为登山人增添曲径通幽的趣味。古道是登越王城山的最佳路径，也是城山敬香的必经之路。近几年来发现刻有“赐城山古”残碑，虽然头尾两字残缺，不难看出，这就是“敕赐城山古道”碑。敕赐就是朝廷通过皇帝命令、诏书的形式赏赐、表彰的意思。那么皇帝为什么要敕赐城山古道呢？这古道有什么来头呢？又是哪一位皇帝敕赐呢？这一系列的谜团，足以引人深入探究。

淹没在杂草丛中的塔林

说到城山禅寺僧人灵塔遗存，就想到萧山有一句歇后语：“城山寺和尚——只剩一半”，这个典故被记载在《城厢镇志》里。后来湘湖民间也将人员松散不齐戏称为“一庙和尚剩半庙”。这个故事说的是元朝的军队侵犯江南毁了城山禅寺，或者是太平军进入湘湖，一把大火烧了寺庙的历史。因为城山禅寺当时紧邻钱塘江南岸，一旦开战，越王城山便成为要塞，城山禅寺的数百僧人就在这几次劫难中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到最后只剩下一半和尚了。

由于城山禅寺常住僧众多，僧人去世后以灵塔的形式安葬，所以在山门下留下了一片塔林。现存的塔林遗存淹没在杂草丛中，仅存的墓碑上额刻着“传临济宗”“建普同之塔”等字样，足有几十座灵塔。萧山境内有如此规模的塔林独此一家。

“敕赐城山禅寺”与“敕建净慈寺”是两座享誉钱江两岸的千年古刹，每当晚课结束后，便会响起祝福的钟声，伴随着《晚钟偈》：“洪钟三叩，宝偈高吟……上祝国基永固，繁荣富强；下祝人民，吉祥安康……五风十雨，免遭饥馑之年，南亩东郊，俱瞻尧舜之日……”

但愿古老的“越城晚钟”在钱塘江上空能重新响起，在这瞬息万变的尘世脉动中延续历史根脉，和南屏晚钟续唱“西湘记”。

■文/ 蒋静米

认识王毓是去年9月的事情，我们聊到各自生活的近况，关于工作，关于婚姻和恋爱，或许由于相似的年纪与境遇，我们都相信我们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相理解的，彼此没有拘束。离开酒店时，她给我带了一杯奶茶。根据有限的信息，我猜测王毓是一个热爱生活且饱含能量的人，因为她会在朋友圈分享生活中美好的片段，尽管我们都认为，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沉重和无法预料的变化。她是一个好人缘的人，因为她会分享许多不同人们朗诵她的诗歌的短视频。

机缘巧合，之后她给我打来电话。王毓讲话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她会说出许多出其不意的话，给我陈旧的语言习惯带来巨大冲击。比如她会说蒋静米，就算你喜欢天上的太阳、地上的虫，或者动物园里的狮子，我都会祝福你，我会带着贺卡、带着红包来看你。这太诗歌了。她讲述她的家族史，我说你应该写一部白鹿原。是真的，我相信她有许多这样的故事。不一定要写白鹿原，或许比白鹿原更好，因为我相信为文和为人是一件相等的事情。

如今有幸受到她的邀请，在此为她的新诗集写一点文字，作为这段友谊的纪念，也作为同为诗歌写作者的一次通信。

《飞》中充满了纯净而忧伤的意象，烂漫的童真在现实的荒原上飞驰，迸发出流光溢彩的思绪，如同用蜡笔在一张透明硫酸纸上描绘出的景象。色彩与画面感是重要的关键词。让我们暂且从两个重要意象中，窥探王毓通过这本诗集构建出的诗歌王国。首先要说到“原野”与“荒原”，荒原是一个富有宗教意味的词语，它象征着灰色、衰败、失去信仰和生命的蛮荒之地，正如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一切，不同的时间与纷繁的人物逐一登场，然而我们却无力辨认它们，正如同扭曲的记忆。王毓在《照镜子》一诗中写道：

清醒，抑或沉睡，一起身
我就步入荒原
这宁静高贵的尸身行若沙砾
在心灵的荒原中，一切都失去了完整且值得信赖的参照物。这是一幅自由、宁静而孤悬的图画，一次虚幻的潜泳。王毓的诗歌有一种潜意识中仰泳的流动之感，既是沉浸于种种自然生命与社会意识的，又是轻盈地越过表象的桎梏，而超然地乘着老庄之道与罗马人的石柱飞翔。王毓为这个空旷的场地布置起了散发出金色光芒的家具，它们是古典式的谷雨、月亮和山花：“四月重复时和月亮一样老/在袅袅的青烟里踉踉跄跄”，是现代都市的情结：“虚弱的魂魄缩进花蕊里/干瘪时就寄居另外一朵”……她调遣着所有充满活力的事物，在笔下形成一场欢乐的聚会，正如《原野》这首诗中所述：

永驻眼前的星彩原来日夜不分
风压过紧贴的火海，低矮的火焰吞没了最后一根青草



水压过干涸的火海，漆黑的灰烬隐没进漆黑的海底

绚烂的爱与自由，正是王毓诗中显目的“星彩”，它是跳跃在青草的火焰、带来光明的消息的精灵，显示出一个诗人独特的心性。在诗歌中，我们总能触摸到诗人本身所带来的人格能量与光彩，而这点，或许比言辞的影响更为深远。“我不想去权力的中心/我喜欢四季如春”，这只精灵带我们远离了权力与历史（这些一成不变的坚固之物，总是令诗歌写作者爱不释手、无法忘怀，然而请别忘了，奥登曾说过“这月色之美，没有历史”……）来到四季如春的没有边际的所在。这是一个由灵性书写的地方，“我的使者是光，眼神是露，足下是河床”，每个受邀之人都将沐浴在露水与河流之中。

这种爱意首先体现在对于人和人性的体认与怜悯当中，对于孩子、老人与女性的温柔。无论是“你守护的孩子们在春天疯长”，或是“她和我就不由得在雪乡遥望远方”，还是“半夜醒来的腹中的饥荒者”，它们所呈现的都是一先于文明且超越文明的本质的人，这位集诗人、天神与动物的形象贯穿在王毓的书写中，她将自己投射在这种形象的情感称之为“爱情”或是“情欲”。

这种情欲是根植于五感与身体的。“器官是霓虹之城爱的地标”，身体的宝贵等同于灵魂的宝贵，乃是质朴的追寻根源的思想。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来自名为母体的幽谷。在王毓的诗中，身体与自然互相映照、互相生成的关系，“海的漩涡”与“耳蜗”、“跑马场”与“你的额头”、“山脉”与“鼻梁”，人的形体被舒展于大地之上，如同夸父逐日倒下后化为了群山与流水的古老神话。因此，这种爱与宇宙的潮汐拥有共同的呼吸和命运，显示出极其沉浸体验式生命观念与文学观念。

有些眼泪是为了乞求被施予珠宝
流露我们共同的命运
流露世上爱人的慈悲
流露无光处不明了的所在
人与自然的联结，自然带来人与人的联结。世界上的每位爱者都身处于同一种命运当中，这是一种光明的

命运、珍贵的命运、鲜花与光环的命运。“树木和他结合在一起/就是我在人世居留的所有生命”。当人类那些短暂的情绪融入源源不断的循环当中，更为恒久的生命就诞生了，从“易朽的爱情”变成了不间断的美与善。

这种提纯度极高的情感，已经漫溢出了爱情的范畴，演化成为一种围绕着自然万物的怜爱：

如果非得烧成灰
就把我埋在那棵柏树下
柏叶香、猫头鹰绕圈
要是满天飞着雪
就把我撒在操场上
年年有数不清的孩子
在我头顶跑过
所谓“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”，死亡是一扇通向新生的门扉，而孩子的脚步声会年年踏过不同的雪和草地。“请不要与名利为伍”，这已然道出强烈的价值判断与选择，而这种选择的落脚点又是非道德化的，“追随名叫虚空的访客献出可爱的花朵”，这是如此纯粹、活泼的追求，如同花朵一样，装饰荣华，并不由于什么，也不为了什么。

这位爱者的形象有时以男性的面貌出现，有时则以母亲的形式出现。或者说，母亲更具有象征式的意味，她“有永不干涸的爱意/允许这个卑微的孩子/和她卑微的爱情慢慢死去”，并且许诺“睡在我广博的怀中/永远地活在未来自幻想的建筑里”。母亲同时掌管着生与死，出于对孩子的爱情，她可以放任孩子追随危险和欢乐的爱情而死，同样的，她也应允她的孩子在爱与美的幻想建筑中永生。对于她来说，“云儿是故乡，我才是远方”，母亲原本是自然的化身，为了她所诞下的生命而奔赴陌生的远方，在这条尘世的道路上辗转。而在将来的一天，她会乘坐着虚幻的飞机回到天空中的故土。王毓将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性编织为动人的寓言，一个事关活着与死去的寓言，一个从子宫到天堂的寓言。它说的正是我们自己的故事。

如果说我对于这本诗集有什么可以辩驳之处，或许在于一个疑惑，现实并非一种童话式的真空环境，美、善与爱如何在晦暗难明、错综复杂的情境中生存？这是一个更艰难的问题，人本身的纯真是否能作为一种回答？对此我感到没有把握。“我的眼，要不要朝向远方的花园”，朝向未来的诗歌，永远在诉说我们来自何处，又去往何处。而那目光所向的地方，即是我们最终将抵达的地方。希望时间将告诉我们答案。

（蒋静米 90后，浙江嵊州人，写诗，兼事小说创作，辑有诗集《互文之雪》《苦海游泳馆》，曾获第六届复旦“光华诗歌奖”、第五届“徐志摩诗歌奖”等奖项。）



我们在《富春山居图》卷首“艺术乡建”



18日，区作协、音舞协、民协会会员一行人来到义桥镇罗幕村采风。罗幕村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文化古村落，原称罗墓畈。唐末五代时期，由于当时的吴越国王钱镠广征宅畈，罗墓一带的渔民深受其苦。在吴越国担任著作郎的诗人罗隐劝钱镠王免征贡赋，被采纳。罗隐去世后，便被当地渔民葬在该村，就是罗墓畈。罗幕村风景优美，特别是位于海拔550米的寺坞岭景区，建有山之博物馆、三江阁望江台等设施，被称为富春山居图的卷首。图为我区部分文艺家在山之博物馆门前合影。（张祥荣摄）